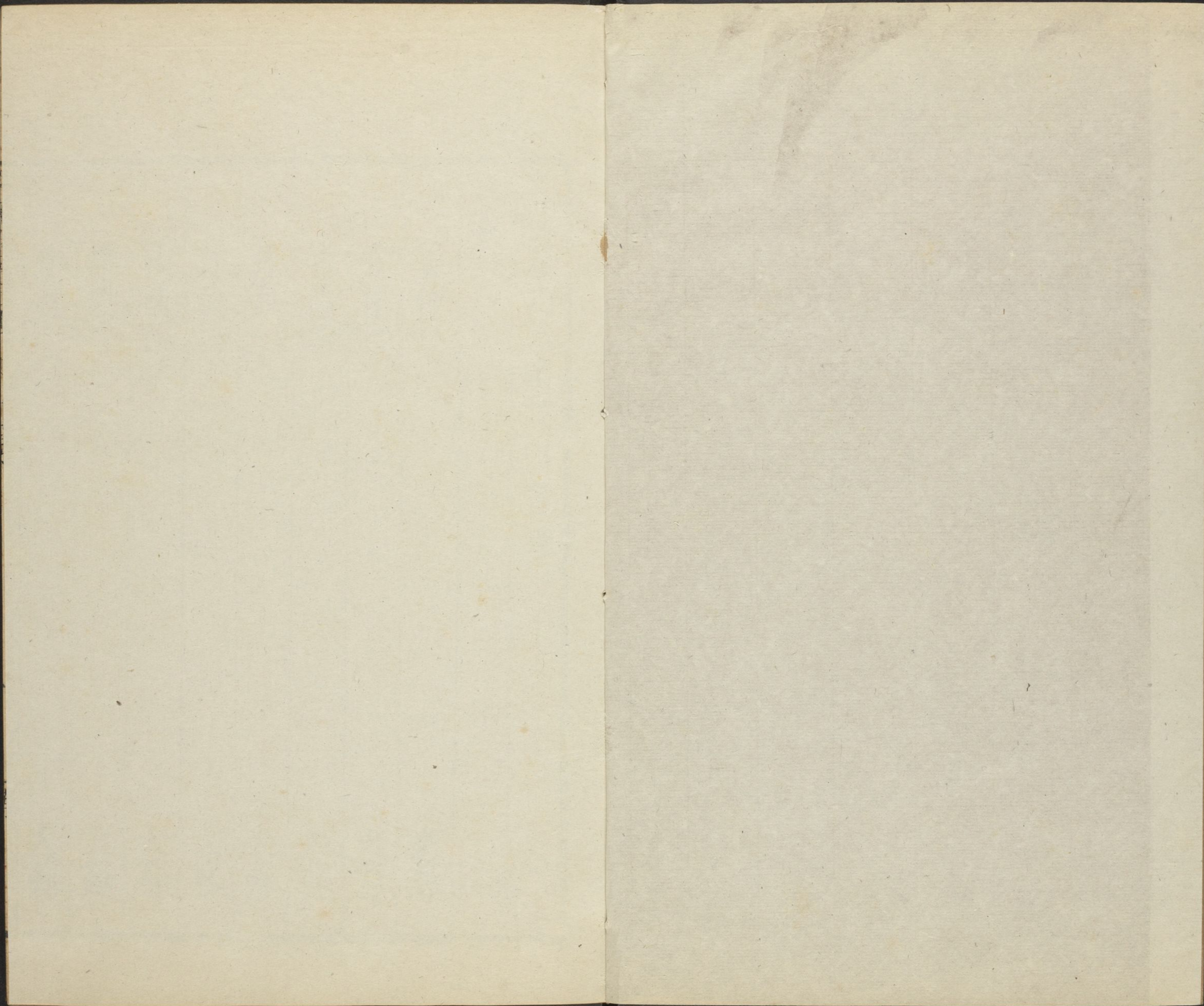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五



文編卷之三十一

目錄

論

管仲

老蘇

管仲一

大蘇

管仲二

大蘇

孫武一

大蘇

孫武二

大蘇

戰國任俠

大蘇

樂毅一

大蘇

商君

大蘇



范增

大蘇

留侯

大蘇

賈誼

大蘇

鼂錯

大蘇

霍光

大蘇

諸葛亮

大蘇

賈詡

小蘇

王導

小蘇

王衍

小蘇

宇文融

小蘇

陸贄

小蘇

牛李

小蘇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管仲 老蘇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疆諸侯
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
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
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
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迺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

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一

大蘇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廼受盟

○多故實少議論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

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
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馬皆盛德之事可以
為萬世法又得八人馬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
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
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
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
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筮曰仲不以是廢
之廼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五王詳客略以謂楚成王

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
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
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
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
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
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
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
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
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
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

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有力金日磾唐
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
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
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
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
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
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
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
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
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

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
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
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多出一証佐微無故殺大國之君
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奇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
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
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
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
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二

兩比整然 大蘇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竒而不齊唯其竒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竒也使天度而無竒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竒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

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五取三焉而爲竒其餘七以爲正四竒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竒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証佐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無中生有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

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言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爲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主意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欺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

大蘇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竒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

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如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

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
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
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
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
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
畢起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墜若將終
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
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
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其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

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
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疆
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借題

大蘇

○借題說自家語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
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
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
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
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
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疆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疆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

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其可用而劉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

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弁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戰國任俠

大蘇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

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
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
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
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
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
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
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
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
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

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

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

○大段整

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

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

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

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

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

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

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弁天下則以

客為無用於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

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
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
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
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
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
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
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
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切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
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一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
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必以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

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

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

哉

樂毅一

大蘇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
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
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
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
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

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求也
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
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
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
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
以爲不可援掇進兵卒刎其頸項藉之解而東高帝
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
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
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
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

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

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

道前人所不到

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

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

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

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

揆轉

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

結案

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暴樂毅

王道則然

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

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

百萬之師相待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商君

大蘇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闕秦人富疆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皆悅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恥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少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疆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疆乎秦之所以富疆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

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

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王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化俗爲雅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

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范增

立柱分應

大蘇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

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弑義帝之兆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

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疑增之本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一意以覆 大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言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

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
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
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
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
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
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
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
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勑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
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
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
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
帝之所不能驚而項藉之所不能怒也巨眼觀夫高祖之
所以勝而項藉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
而已矣項藉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
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
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

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立柱分應

大蘇

不能深交絳灌不能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跡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

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我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

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
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

應欲得其君

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

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

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

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

無跡

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

離憂身

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

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

識不足也忽又歸過上人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

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

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

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

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

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

亦慎其所發哉

鼃錯

一氣說下

大蘇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

而強爲之則天下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

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聞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大蘇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罷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擇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

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
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
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
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
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
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爲恥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

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
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
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八臣之勢而居於
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
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
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
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
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大蘇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
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
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耻之欲信
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牧
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
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
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疆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
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
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

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
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
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
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
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
旣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
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旣死子丕
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
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
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讐而况能以得天下英

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藉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安在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失義非湯武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疆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賈詡

兵實

小蘇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

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

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徂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

主意

知之矣

王導

含垢

小蘇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滯欲風俗旣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

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辭兵再起關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邪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

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以救
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
不侈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
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
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
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
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
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
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
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旣伯石懼而歸
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
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
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
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王衍

小蘇

甲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

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

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
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
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使之君臣
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
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
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
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
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
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

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人於是捨之而求道
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
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
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
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
要之與玉珩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
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宇文融

小蘇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霽之亂玄帝厲精政事姚崇
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

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畧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畚則利有攸徃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畚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畚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

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所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末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

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
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
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
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
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
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
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
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
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小蘇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
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
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
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
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
以作巫鑿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
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鑿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
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
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
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芑三將往

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
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
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
爲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
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
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誣誤內畜危疑而計
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
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
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
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

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
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
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
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
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
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
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
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
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七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

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
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
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
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
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
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
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
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
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
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據天德塞軍使張仲武

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
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替而贄
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
賢非不知也 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
莒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
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
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
君陛下之著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
贄及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

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帝也哉

牛李

德量才器

小蘇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

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

維州不害其疆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竒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

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邪旣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肆拾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藁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

文編卷之三十一終

